





第八九六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四)

宋李昉等奉敕撰……一

第八十六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威殿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降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魁祖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撰

兵部五十七

拒敵

拒守

孫子百篇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結之廟堂慮其危

敵不得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關則可勝也不可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

在已言守備之固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脩理以俟敵

之形然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之虛懈已見敵人有闕漏不可勝

後可勝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可使敵必不可勝不可勝

已備者亦不可勝深為故曰勝可知見成而不可為也敵有

已料見形者則勝不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不可勝

為敵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不可勝者守也

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不可勝

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重多

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軍陰斷防門而守之廣里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范宣子告齊大夫析
文子曰吾知子取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
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
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故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
師夜遁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涼州賊王國圖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董卓救之卓欲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知者不後時勇
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
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
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
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
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
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地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
王國圖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
衆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襄陽遵道病還分遣精
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

當者蓋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

番須迴中地名也

前書音義曰回中在今隴州汧源縣也徑至畧陽新隗

賢守將金梁因其保城驚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漢記畧陽善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喜乃悉

上曰畧陽當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刺其支體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

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器盡銳攻之自春至秋

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畧衆潰走圍

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

妻縑千疋召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

素多權謀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拘邑赤眉大衆且至禹

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

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

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篲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

命張宗豈辭難就遠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堂奈

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

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

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勸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

縣議曰以張將軍之眾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

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百十九

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

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

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紀請自殺以明

之遂自剄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

餘合延不得進邑留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漢記曰

將軍馮楷將兵擊邑將馬使捕擊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

璧馬因拜為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

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

儀或載鉏耒於輅軒或親蒞覆於堽畝十餘年間石季

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為次

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彥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

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百十九

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

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偪建業衆皆兇懼羊侃副宣城王督

諸軍偽稱得外射書云鄧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

少安賊為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

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

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整

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步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南史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國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入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艤幢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屯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鳥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六

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軍甚憚之

又曰陳宜黃侯慧紀鎮荊州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湖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後周書曰李遷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召遷哲率金

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

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

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却遷哲乃親自陷

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

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

水又募驍勇出擊之少有斬獲衆心始定俄而敵于郭

內焚燒人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六

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捍之陳人復亂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

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

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

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懷甲冑

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大若不祐國家使賊前中我不爾頃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遣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熙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熙令加守備熙語使人曰老熙當道卧貍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熙曰何不早降熙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熙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蕪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衆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嶽陣不整乃遣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

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嶽等於是奔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又曰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禦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入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名側近村民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知良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贖日老師敦入增修營壘造

廬舍示以持久教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
又別取一馬起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
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
詐稱降附瑱遣兵迎接竟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
伏掩之盡殪又湘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
瑱軍敦患之乃為土人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
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押擊並不敢受相
持歲餘瑱不能制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十

北史曰西魏將軍孝寬守孟塋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
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
地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
塹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塹城上外城每穿至塹戰士
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
下柴火以皮排音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
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
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炬以燒布并欲
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遙割
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
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放火燒之柱拆城並崩塌孝寬
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
術孝寬咸拒破之竟以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十九

十一

隋書曰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
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
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
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雖所存尋仍
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
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
師少却乃令妻率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
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于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

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

又曰郭榮字文護擢中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迫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九

十二

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又曰劉宏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急作亂以兵攻州宏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宏抗節彌厲賊悉衆

來攻城陷為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擊景戰于東城昇樓射之皆應弦而倒還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于此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三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一

拒守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

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嫚罵光弼並虜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戲之地道透陷遂

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薛愿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蒙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多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鵠雲梯衝柵四面雲合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

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愿堅俱被執送于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為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聲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過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

督戰背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至此
曰欲得救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古存
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人子
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
留故害之

又曰宋朝義園宋州劉昌在園中城中食盡賊垂將陷
之刺史李岑計覓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
江淮足兵此庫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二十

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
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之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
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起
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
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懸門
竊發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為虜殺

又曰王凝為宣州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圓和

州凝令牙將樊僞舟師據米石以援之僞違令凝即斬
之以徇命別將烏頰代僞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
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
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
凝即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
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
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
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華與此城同存亡也既
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二十

又曰王栖曜為常州別駕時江左兵荒召內常侍馬日
新領汁消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來人怨訴
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奕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蘄
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任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任度兵
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
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任知事不濟無以

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任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任率衆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略曰周獨孤未葉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

固馳入金墉助守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未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五

選其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剋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焚燒大司馬門後閭舍人高善寶

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閭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

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斫門將開

善寶促鑿扇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班令不開城門守陴者

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雖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

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

結陳向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鎬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齊將郎塞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

六

吾城為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雜以灰薪並水火以

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多掘井以薄甕肉井

中使聽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

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

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

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般天下之攻工也已

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莧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

七

又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任彥昇奏彈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窮極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襄陽，決水以灌之，城中巢穴盡，釜而炊，易子食，析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今公以弊聊之人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漢記曰：段熲破羌，胡明年羌復寇，張掖步下馬大戰，弓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

八

刀折盡，虜亦引退，追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四十餘日。後漢書曰：車師與匈奴攻耿恭於疏勒，中恭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為東郡太守，為袁紹所圍，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取草實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為袁曹方睦，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勒所部，又從紹請兵，馬救超，紹不許，遂

為太祖所滅洪由是怨紹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忽
洪無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衣氏
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大義不得不死念諸
君無事空與此禍耳可將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食主簿督內厨米三斗洪更作薄粥衆分
醲之殺其愛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

徐廣昌記曰霍彪為賊費黑所隔積百日殺馬燒皮鎧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

九

又曰韓兒燕頤等攻范城中饑米一斛萬錢

晉書劉琨赴并州上表曰臣自沙州疆目親因乏流移
四散十不得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妻
子生相捐棄死亡接繼屍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
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親鬼唯有壺關可
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
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菜耕牛既盡又

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都鑒龍驤將軍兖州刺
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鑒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
對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又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
固守不下士卒皆燠鼠食之一無叛者

宋書曰朱修之留撫滑臺乃為索虜所攻圍修之糧盡
救兵不至將士燠鼠食之城陷為虜所執上嘉其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

十

蕭子顯齊書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圍南鄭退入斜谷天
大雨軍士乃截竹收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之

隋書曰李密間行入關被囚於京兆與王仲伯亡抵平
原賊帥郝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食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二

火攻

水攻

火攻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與敵相背敵傍近草因風曉之戰之助也

火積曉其三日火輜曉其四日火庫當使奸人入敵營曉其兵庫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二十一

曰火墜墜也以火墜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

道行火必有因因奸人也又煙火必素具具燒具也先具燒具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

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月在謂月之所次也其

火朔四宿乃風之使當推步躔次月宿于此必有風起

天官書曰月在其壁翼軫四星不出三日必有大風火

借風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

之於外以兵應之使奸人縱火於火發而兵靜者待而

見利則進知難則止極盡

火大可則進不可則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止吾無使敵知吾為火發於上風無攻於下風

風久夜風止風起於晝起於夜易恬老子云觀風凡兵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字守之以數理消息其可否也故以

火佐攻者明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單保即墨不下燕

兵圍之單乃收城中牛千餘頭晝以五采束刃於角縛

葦于尾鑿城數十穴以燒其尾端牛尾熱奔燕軍燕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二十一

大亂所觸皆死大克燕軍

漢書曰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抵大澤陵

葦中虜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

其旁草木令虜

後漢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

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

在伊州鉅野縣界前書音義曰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

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

風四年改焉鄯善去陽關一千